

春天来了

田秀娟

一

这个冬天，“新冠”还妄想着卷土重来，让极寒天气作它的巢穴。

石家庄发生疫情后，市里分批派出医护人员火速支援。有我认识的，也有不认识的。有一位是我原来的邻居，还有我微信朋友圈里的一位美女，都穿着厚厚的防护服。要不是防护服上写着名字，真的很难认出来。

那位邻居是位疾控工作人员，个子不高，干净利落，留着平头，话不多，见人乐呵呵的。下了班，有时拎着一兜菜回家，有时拎着一兜馒头，是个很顾家的男人。2008年汶川地震，他去支援震后消杀工作。这次石家庄发生疫情，他又报名出征。

我朋友圈中那位美女，是一名护士。人长得漂亮，也爱美，有两个宝宝。除了繁忙的工作之外，她经常在朋友圈里晒娃、晒美食，是个热爱生活的人。

看他们披挂出征的视频，很感动。石家庄很冷，但他们一定把春天带过去了。

老树说，春风已经在路上，估计很快就能回。盼望着疫情早些结束，他们早日凯旋过来，和家人一起过寻常日子。寻常日子，就是最好的日子。

二

父亲爱花。

阳台上，父亲养的一盆蟹爪兰开成了粉红色的瀑布。站在那里，我似乎听到了瀑布哗哗地倾泻下来，粉红的颜色四处飞溅。

这盆花是父亲用一棵仙人掌嫁接的，有七八年了。仙人掌还是那棵仙人掌，但是它上面的蟹爪兰长成了好大的一蓬。它先是向上长，接着向着一面披挂下来，颇有点黄山迎客松的味道。一朵朵粉红色的花，像一个个点燃的爆竹，噼噼啪啪地引爆了这个冬天。更像一群穿着粉衣粉裙的小女孩，叽叽喳喳地想叫醒沉睡的春天。

每天中午，80多岁的父亲母亲，一人一个小板凳，坐在阳台上看花。一边看，一边感叹，这花比去年开得还大还密呢。他们眼神里尽是宠溺与欢喜。

这片粉红色的花海，像一条最美的银河，开在他们面前。

父母的眼睛里都是春天。

三

常去一家理发店。

是一个50多岁的大姐开的。大姐，瘦高，眼睛不大，说话爽快。从17岁始干这一行，一晃几十年了。靠着这门手艺，她在城里买了套三室两厅的房子。

小区刚建成时，她的理发馆开在小区里的一个车库，地方不大，顾客大都是小区里的居民。干了几年，眼见着顾客越来越多，她租了小区的底商，还雇了一名员工，开起了像模像样的理发店。

房子宽敞明亮，装修简洁，落地的两扇大玻璃门擦得锃光瓦亮。大家都说，真宽敞。大姐笑笑说，“可不是嘛，租金也翻了好几倍呢。”

大姐除了理发，就一个爱好——跳交谊舞。

吃了晚饭，大姐穿上红舞鞋，换上长裙，昂首挺胸，骑上电动车走了。

三九天，也不例外。电动车车把上挂了厚厚的挡风被，外面套上一个大羽绒服，脚上依旧穿着红舞鞋。

问大姐，冷不？大姐说，不冷，跳一会儿就热了。

因为疫情，大姐他们的交谊舞活动也暂停了。

经过大姐的理发店，没有客人，她闲来无事，在认真地擦着她的红舞鞋。

擦完鞋，她穿上，站起来，张开双臂，蹦蹦擦擦，蹦蹦擦擦，跳起舞来。她上身穿一件红色蝙蝠毛衫，下身穿一条黑色阔腿裤，舞步轻盈，姿势优美，像一只翩翩起舞的蝴蝶，更像一朵肆意绽放的红牡丹。

四

偌大的公园，游人不多，且都戴着口罩，音箱里播放着防疫科普知识。

背阴的湖面结了冰，草地是枯黄的，树已脱去华服，删繁就简。

很意外的，我在一丛掉光叶子的灌木枝条上，发现了一串串的红果子。红色小果子，像一个个晶莹剔透的玛瑙。

“识花君”告诉我，它的名字叫毛核木，为忍冬科。花朵凋谢后即结成浆果，成串簇生，深秋后果实转为红色，且一直挂果至翌年早春。

春夏时节，花们都憋着劲，喊着号子地开，公园里开成一片花海，我真的没注意过这个叫“毛核木”的植物。没想到，它竟然在这个植物们都黯然失色的季节，活出了出彩“人生”。

想它和所有的花们、树们，一起走过春夏秋冬，一路走，一路欢声笑语，熙熙攘攘，等一回头，才发现，小伙伴们都已偃息鼓，休养生息，只有它褪去华服，再披锦衣，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。

经历了风霜雨雪，它的果子越发艳丽。

就像人生，经历一些挫折，才会越发坚韧。

五

一个中年男人，在湖畔边忘情地歌唱。

手机，三脚架，音箱，话筒，一应俱全。

他跟着音乐唱得很投入，一首接一首，从《再回首》到《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》，再到《真的爱你》。

三三两两的人从他身边经过，有的看一眼，有的径直走过去了。他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。

他的旁边是粼粼的湖水，几只野鸭和一对黑天鹅在湖中慢慢游弋，歌声在风里回荡。

说不上多么好听，可是，我在那歌声里面听到了开心愉悦的花朵，在灿然绽放。

这个冬天，新冠还没走，我们从最初的恐惧不安，到现在已坦然面对。生活的列车还在一路向前，我们要好好活着，尽可能活得愉悦，活得开心。

我的老父亲在亲手培育的一盆蟹爪兰上，找到了春天；理发的大姐，捧着心爱的红舞鞋，就像捧着整个春天；毛核木在冬天里让自己活得像春天一样美丽；那位中年男人让歌声开出了春天般愉悦的花朵。



(图片来自网络)

过年想起关大姑

解良

淘到一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《满族民歌选集》。春节临近，人们的神经因疫情再次紧绷，这本歌曲集中有一首民歌《曼珠女医关大姑》让我想起童年故事里的一位药仙姑。在东北的一座小城里，我听邻家孙奶奶过年的时候哼唱过这支歌，讲过药仙姑。

香炉冒青烟，爆竹报新年，
一家老小吃顿团圆饭(哪)。
惦记着好心的苦命的姑妈妈(呀)
请她(呀)回家(呀)一起来团圆(哪)。

孙奶奶一个人生活，小院子里种满芍药花，屋内盆栽各种兰花，去她家就像去花仙宫。每隔一段日子就能隔着栅栏闻到从她家后院弥漫而来的药香。孙奶奶用药炉在后院熬制膏药，靠卖膏药过活。傍年根上，她就哼唱上面这段小曲儿，清水河调，就一段词儿，左邻右舍的孩子们听来听去都记住了。

孙奶奶喜欢孩子，邻里女孩儿景兰儿，玉兰儿和英子常去她家听鼓艺儿(故事)，听晚了就睡在她家。男孩子却没这个待遇，只能听二手故事。大姑，是满族对未婚女子的敬称。孙奶奶用歌子唤请回家一起团圆的姑妈妈是传说中的关大姑。说她“命苦”，是因为她的未婚夫进山采药罹难，说她“好心”，是因为她终身不嫁，女扮男装，常年在长白山采药，从放山人、木帮、猎户那里搜集药方，一年到头只回家一次，带回药和药方。药店的民间扎古病(治病)配制的灵药好多都来自她搜集的药方。关大姑在民间有药仙姑的美誉。孙奶奶年轻时与丈夫一起在三义宫药房做药工，对关大姑十分景仰。

关大姑名叫兰花，孙奶奶不仅家养兰花，还会唱兰花。孙奶奶在熬膏药的时候嘴里一直念叨什么，念叨几句就去添炉火，用木勺在锅里搅拌，好像在向兰花祷告。熬好膏药后，孙奶奶又哼唱起来，这歌子是对兰花的告慰。

什么花白来什么花黑，
抬头望见什么花飞？
什么花开老龙岗，
什么花开大姑归？

葫芦花白来茄子花黑，
抬头望见雪花飞。
药香花开老龙岗，
兰花开大姑归。

孙奶奶唱的这支歌在《满族民歌选集》里名叫《对花》。

过年了，孩子们一个接一个去邻家给孙奶奶拜年，孙奶奶给孩子们吃糖果，吃花生，嗑瓜子。孩子们觉得香甜，除了花生和瓜子香，还有一股清香味，问孙奶奶什么这么香？孙奶奶就指着窗台叫孩子看，窗台上的那几盆春兰都开花了，香气扑鼻。

